

传奇国医张锡纯

文 / 刘如

敢用一味山药 起死回生

张锡纯以前，人们从未听说山药可以临危救命，就连当时的中医大夫，也是闻所未闻。因此无人识它。

不识《本经》 误解山药 埋没奇功

清朝有位叫陈修园的大夫，在自己所著的《神农本草经读》里阐明山药的药性时，明确写着：“凡上品，俱是寻常服食之物，非治病之药。”跟我们大众的理解一样，他身为专业大夫，也误解《神农本草经》（简称《本经》）把山药归类为“上品”，不过是平日可以常吃的养生食材，不堪大用，认为不是治病用的药材。由此可见，张锡纯以前，一般医者几乎无人真正了解山药，甚至不把山药当药物，更不用说敢用它来救危急病人了。

这里透露了一个普遍的错误认识。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医大夫，都没有真正读懂《本经》将药物分类为上品、中品和下品的真正含义，以为上品就等于是养生常用的食物，无法治病。也许就是这个认识上的失误，导致山药救命救急的神奇功效被埋没了。直到张锡纯的出现，才真正把它身为上品的奥秘，药祖神农的真意，展现出来。这就是为何自古“仿佛”无人知道它能救命救急的原因。

那么，张锡纯是怎样用山药救命的呢？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用山药，用量惊人，往往单用数两山药，就让人起死回生。令当时在场的人目瞪口呆。（注意：中医大夫通常认为是晒干了的生山药，药效好的常指的是怀山药，菜市卖的是鲜山药，鲜山药晒干后的分量才是张锡纯药方里的剂量）

我们先看他的真实医案。

山药六两 急救产妇

张锡纯曾遇到这样一个病患，患者是位妇女，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无力，一般情况慢慢休养，自会恢复，但此人不但没有好转，十几天后，开始急促大喘，同时不断出汗，大汗淋漓，身上发热、咳嗽，家人觉得情形不好，赶紧叫来大夫。

可请来的医生听说产妇刚生完孩子不久，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普通气血亏虚，于是就开了黄芪、熟地、白芍等常规补气血的药物，结果方药喝下去，不但没好，汗出的更厉害了，病人奄奄一息。家人见病情危急，这才慌了，赶紧请来张锡纯。张诊视后，发现妇人脉象十分虚弱，知道出现了通常大夫认为的“审证论脉，似在不治”的危势。也就是说一般这样的情形，大夫就放弃救治了，认为不可能救活了，只能等死。但张却用了一个似字，表明即使到了这样众人认为不可治的情况，还是有办法救治的。

大家看到这里，一定会想，该不是用了什么罕见的神丹妙药吧。谁也没想到，张锡纯在这样急迫的情况下，一粒灵丹妙药也没开，仅仅吩咐患者家人赶紧买来生山药六两，约300克的超大剂量，熬出汤汁，让慢慢给患者喝下去，喝完重新将山药熬第二遍，一天一夜，就以这个山药汤汁代替水，不断让病人喝下去。家人从未见过这样治病的，吃惊之余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乖乖听话，没想到就这样，病情渐渐安稳，这才见识到了山药的救命奇功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张继续用药，还是这道单方，剂量六两不变，熬汤喝法不变，病人所有病状消失，完全康复。张说：“三日后诸病皆愈”。意思这一味山药，不仅当时把危重病人给救了。三天后，诸多病症都一并根除，彻底好了。快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急救女子温病痰喘

张锡纯曾经治过一位未出阁的女子，女子得了温病痰喘。温病是中医的病名，很难与西医完全对上号，一般表现就是感冒了，身体发热，常常伴有痰多咳嗽和喘息困难的症状。一开始张投以小青龙加石膏汤，去麻黄加杏仁，喘息渐渐安



定。当时夜幕降临，喝过药后一夜安稳。但病情突然反复，喘息大作，脉散乱如水上浮麻。他大惊，断定病人危急：“此将脱之候也。”意思是人体中的正气很快就要脱离身体，一旦离开，推动五脏六腑和血脉运行的生命循环气机就会停止，也就会立刻没命。所以过去把人死去叫做断气。这个气，可不是空气，而是人体经脉中流动不息的，能沟通宇宙、又能推动人体这个小宇宙进行生命生理活动的能量物质，在人眼看不到的空间。分分秒秒都不可停息。停息即死。高明的大夫诊脉就能感觉到气的走向和强弱状态。当然修炼有道的扁鹊、华佗等神医更能用天目直接看到，至于张锡纯是否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敢妄说，不过在他的书中，他也曾提过中医学习经络针灸，要参考道家修炼的经书。因此，他也很可能跟李时珍相似，是位修道者。

所以，他根据脉象，当然也可能直接以天目看到了人体正气正要脱离这位女子，性命危急。保不住这最后一丝气息，人就完了。

情急之下，他见取药来不及了，问知他们家中还有生山药一两多，急令人煮汁让女子喝下去，结果立竿见影，虽然山药量比起前边讲的救助产妇的六两微不足道，也得以大喘稍定，脉稍敛，就是脉搏也稳固一些了，因此留住一口气，获得了取药时间。等正式开药，“方中仍重用山药而愈。”就是说，获得时间后，正式用药的药方尽管不能算作山药单方了，但药方里还是重用山药，张锡纯认为是山药最后起到了治病的关键作用。因为前边的产妇和这个未婚女子的救急案例就被记载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药方中的“一味薯蓣饮”里。

这个薯蓣就是山药的古代用语，是从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有的名字。一味就是只有山药这种药的意思。所以药方就叫“一味薯蓣饮”，张锡纯创立的。那么医案放在这个药方里，显然就是告诉人们，这个山药的救急和治病的作用有多么关键和巨大。

就在这个“一味薯蓣饮”的药方介绍中，张锡纯明确写道：“陈修园谓：山药为寻常服食之物，不能治大病，非也。若不治大病，何以《金匱》治劳瘵有薯蓣丸。”可见，他也熟读《本经》，发现了陈修园对山药不能治病的误解。他是真正读懂了神农为何将山药列作上品药物的原因。他在自己书中，提到过很多人看《本经》不知真相，经常曲解圣人之意，因此没能真正懂药用药。他遵从祖先神农的智慧，并从汉代张仲景《金贵要略》记载的薯蓣丸得到证实和启发，发现了山药治病有奇功的真相，从此看似寻常的很多药物甚至食材，都被他运用的炉火纯青，发挥超常。这味看似平淡无奇的山药，就这样变成了他手中救治了无数病人的灵丹。

人们说他对山药情有独钟，多数方剂，都爱重用山药，言不为过。我们不懂医的寻常百姓，虽不能给人诊病开方，却能从中得到启发，常用山药养生，以它熬汤饮食，就会更加自觉了。

那么山药为何如此神奇呢？它在张大夫的手里，还能如何发挥呢？我们下期再续。

严重脱肛 不治而愈

文 / 大法弟子

“脱肛”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直肠自动脱落下来。这是人的元气大伤造成的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痛苦的年月，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，因为孩子过大（有九斤），加上用力过猛，结果造成直肠脱落，每天的站立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，否则直肠就会自然滑落下来，掉下来之后和裤头摩擦的疼痛也很难受，去医院也治不好。医生说这是因为生孩子时落下的，痔疮都很难治好，直肠脱落就更不用说了，又不能割。因为站立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，所以年纪轻轻的因为这种病却上不了班，而且还要抚育年幼的孩子，脾气也变得格外暴躁，对孩子也缺乏耐心，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坐着或者躺着。慢慢的学会了打麻将、抽烟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年纪轻轻的就显得憔悴、苍老，没有一点气色，脸上长满了雀斑，二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。那种痛苦让我感觉度日如年，不知何时是个头？

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痛苦的日子也有终结的时候，居然可以不用吃药打针和住院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病就好了。

那是九五年秋天的时候，我看着广场上、街道旁，到处都有很多人在那里炼功，一片一片的，问他们炼的什么功？说是法轮功，还说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，要不你来试试看，不要你一分钱。我说行，我来试试！于是就开始学动作，学动作一学就是几个小时，我居然忘记了我不能站立两小时，可我已超过了站立两小时的极限。而我的直肠却没有掉下来，而且从此再没有掉下来过。也就是说我到处寻医问药治不好的“直肠脱落”居然在学炼法轮功的当天就好了，而我却浑然不知。这是什么功法啊，这么神奇？刚开始炼功，动作还没学会病就好了，太神奇了。从此以后我每天早晚都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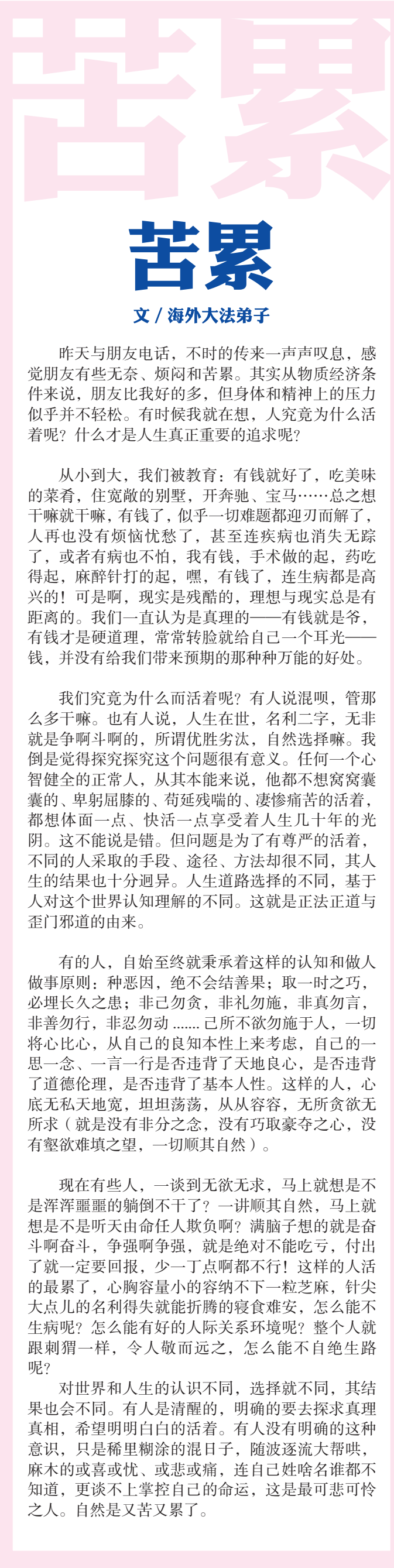
虔诚的炼着这神奇的法轮功。能不炼吗？花钱都治不好的病都炼好了，到哪儿去找这种好事啊！这是钱多官大都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
从那以后，我改掉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惯，抽烟、打牌赌博，脾气也变好了，也不再说脏话了，因为修炼法轮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，更不能杀生。我很快就达到了这种基本要求，所以身上其它的病都没了，偏头痛、风湿、失眠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脸上开始有了红晕，皮肤也越来越好，走路生风，精神状态特别的好，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我现在都快六十的人了，从炼了法轮功之后就没再吃过药，神清气爽。真的象《转法轮》书里面讲的那样，“没有皱纹，脸上光光的，白白的，白里透红”。这些在我身上都一一验证了，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我身边的人都说我越活越年轻，比年轻时还漂亮！

我的病是炼了法轮功就没了的，而且没打针、吃药、住院，更没有连累家人为我受累。俗话说：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。而我师父并没有要求我回报他什么。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江泽民流氓团伙妖魔化。我的师父被谎言污蔑、栽赃陷害，神奇的法轮佛法被诽谤。做弟子的只是凭着一个做人的基本良心去说一句公道话，说法轮大法好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这么好的功法被无端的打压、迫害，这是什么世道？公理何在？

真的很感谢我的师父！那种感谢是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言表的。



苦累

文 / 海外大法弟子

昨天与朋友电话，不时传来一声声叹息，感觉朋友有些无奈、烦闷和苦累。其实从物质经济条件来说，朋友比我好的多，但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似乎并不轻松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呢？什么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追求呢？
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教育：有钱就好了，吃美味的菜肴，住宽敞的别墅，开奔驰、宝马……总之想干嘛就干嘛，有钱了，似乎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了，人再也没有烦恼忧愁了，甚至连疾病也消失无踪了，或者有病也不怕，我有钱，手术做的起，药吃得起，麻醉针打的起，嘿，有钱了，连生病都是高兴的！可是啊，现实是残酷的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。我们一直认为是真理的——有钱就是爷，有钱才是硬道理，常常转脸就给自己一个耳光——钱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那种种万能的好处。

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呢？有人说混呗，管那么多干嘛。也有人说，人生在世，名利二字，无非就是争啊斗啊的，所谓优胜劣汰，自然选择嘛。我倒是觉得探究探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。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，从其本能来说，他都不想窝窝囊囊的、卑躬屈膝的、苟延残喘的、凄惨痛苦的活着，都想体面一点、快活一点享受着人生几十年的光阴。这不能说是错。但问题是为了有尊严的活着，不同的人采取的手段、途径、方法却很不同，其人生的结果也十分迥异。人生道路选择的不同，基于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理解的不同。这就是正道与歪门邪道的由来。

有的人，自始至终就秉承着这样的认知和做人做事原则：种恶因，绝不会结善果；取一时之巧，必埋长久之患；非己勿贪，非礼勿施，非真勿言，非善勿行，非忍勿动…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一切将心比心，从自己的良知本性上来考虑，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是否违背了天地良心，是否违背了道德伦理，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性。这样的人，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坦坦荡荡，从从容容，无所贪欲无所求（就是没有非分之念，没有巧取豪夺之心，没有壑欲难填之望，一切顺其自然）。

现在有些人，一谈到无欲无求，马上就想是不是浑浑噩噩的躺倒不干了？一讲顺其自然，马上就想是不是听天由命任人欺负啊？满脑子想的就是奋斗啊奋斗，争强啊争强，就是绝对不能吃亏，付出了就一定要回报，少一丁点啊都不行！这样的人活的最累了，心胸容量小的容纳不下一粒芝麻，针尖大点儿的名利得失就能折腾的寝食难安，怎么能不生病呢？怎么能有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呢？整个人就跟刺猬一样，令人敬而远之，怎么能不自绝生路呢？

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不同，选择就不同，其结果也会不同。有人是清醒的，明确的去探求真理真相，希望明明白白的活着。有人没有明确的这种意识，只是稀里糊涂的混日子，随波逐流大帮哄，麻木的或喜或忧、或悲或痛，连自己姓啥名谁都不知道，更谈不上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这是最可悲可怜之人。自然是又苦又累了。